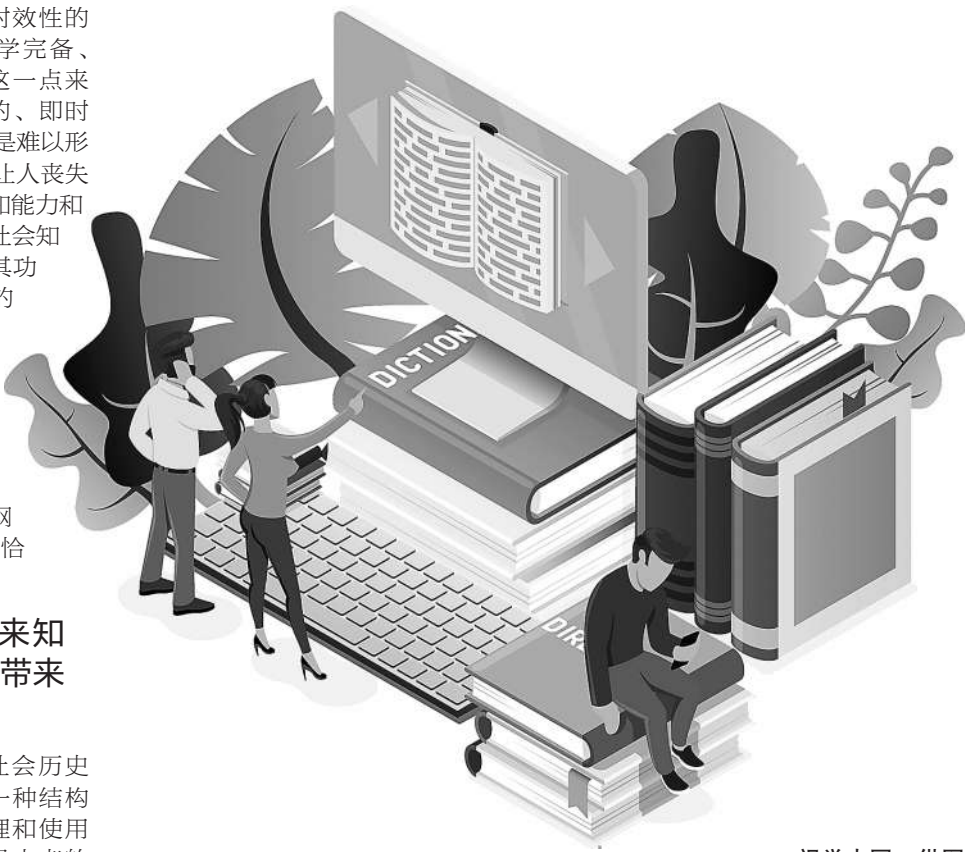


封面·话题

教师读书论坛

## 信息化时代的阅读—— 为什么更需要图书馆

杨凤



视觉中国 供图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时效性的信息服务，而在于相对科学完备、系统规范的知识服务。从这一点来说，越是巨量的、碎片化的、即时性的、芜杂纷乱的信息，越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反而很容易让人丧失对世界的宏观性、整体性认知能力和把控意识。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知识资源储集中心的图书馆，其功能绝不应仅仅定位于一般性的信息集纳和传播，否则就可能偏离其核心价值，失去自身的存在意义。进入信息化时代，图书馆当然要积极吸收应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但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与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功能，却可能恰恰是相反相成的两个努力方向。

### “信息爆炸”带来知识资源熵增，图书馆带来的则是熵减

图书馆可以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积累的知识资源所凝聚的一种结构性具象化呈现。保存、管理和使用知识文献典籍，是图书馆最古老的职能，也是最核心的职能。按照现代工业生产理念，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图书馆正是通过对知识资源的储集管理，推动庞大的知识资源更具结构性和规律性，趋向体系化和有序化，从而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和输出。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合理应用，完全可以极大提升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流程，但却不可能代替管理行为本身，更不可能自行创造出管理思维。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下的“信息爆炸”，为知识资源积累带来的更多是熵增，而图书馆以专业的储集管理，为知识资源积累带来的则是熵减。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空间特征是扁平化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带给我们的更多是共时性维度下的信息交互体验。当今社会，信息内容包括知识文献的生产速度明显加快、数量明显增大、来源明显多元，信息内容之间的跨界、交叉、重叠特征明显增强，无序、繁冗、低效甚至干扰信息明显增多，我们面对互联网的信息海洋，更多的感受是茫然无措和辨别无力，即便努力提升个人的信息素养，不断改善检索、收集方式，但却不可能改变整个信息环境，因而仍不免常常被淹没在大量“信息泡沫”或受困于“信息茧房”之中。而图书馆对知识资源的结构梳理，则更多体现为历时性维度下对内容资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的整理、加工，读者在这里获取的，就不再仅仅是网络空间拓展下的“漫游”和“冲浪”体验，而是一种更具历史纵深、更大时空跨度、更多凝聚人类思维动能的“深耕”服务。笔者以为，这也正是现代图书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中应当强化和追求的方向。未来，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必然

可以显著提升普通人的知识获取效能，从大众已经习以为常的信息检索服务，逐步发展到未来量身定制知识图谱、信息树等知识结构化生成服务。但是，信息服务越是向结构化、知识化方向发展，对信息环境自身有机有序的要求也就越高。图书馆在这方面显然是高度专业的、具有明显独特优势的职能机构。

### 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真实体验的获取空间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实是，无论高清视频、网络直播，还是短视频互动，乃至虚拟现实、在线体验等技术发展得多快，体验多么逼真，都不能代替人们现场参观、实地旅游的热情。这从节假日诸多旅游景区的游客热潮和旅游城市的交通高峰可以非常直观地证明。与旅游一样，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阅读也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近年来，与数字出版、在线阅读、网上书店同时发展的，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大小不一的实体书店、休闲书坊、乡村阅览室、图书室等，而其中极具标识性和典型性的，首推就是各类城市、高校乃至私人图书馆等重要的阅读空间重新受到大众青睐。

元宇宙、脑机交互等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确实正在带来日益逼真的虚拟体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恰恰反衬了真实体验的不可替代性。具体到阅读而言，与书的直接接触，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真实生命体验。阅读作为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必然需要这种真实生命体验的现实获取空间，而图书馆独有的氛围、环境、条件，则无疑是大众的

最佳选择之一。这并非对技术赋能人类信息获取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拒斥，而恰恰是建立在更为多元选择上的更加丰富、自由的状态。比如，文字阅读的信息传递相比于原始有声语言明显是媒介技术的历史性进步，但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广播却把有声语言重新启用，此后经历影视媒介技术冲击的低谷，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下“有声阅读”再次回归。从中可以看出，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便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形成信息传播的某种主导形态，但并不是约束人走向单一的信息传递方式，而恰恰是在持续不断地超越媒介限制，给予人更加多元、多层、多维的信息感受体验，以此达成生命体验的不断解放。信息化时代的图书馆，在传统阅读形态与新兴阅读形态的叠加融合、并行发展中，一方面需要技术赋能下的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更需要为大众留住乃至进一步拓展阅读行为在现实维度上的生活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就现实维度的阅读场所而言，图书馆与其他有关阅读的实体性空间的定位仍然有所不同。在图书馆，阅读不仅是为了愉悦身心、休闲生活，更是为了求知探索、提升自我。因此，笔者以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阅读，图书馆发展转型当然可以追求读者更为舒适、更为便利的身心体验，但不宜向过度休闲化、消遣化空间形态转移。说到底，信息化时代的阅读者，无论是踏进现实维度的图书馆大门，还是点开数字维度的“图书馆”页面，其根本目的，仍然应是对知识的高度尊重与渴求，而非对信息的简单浏览与消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毋庸置疑，教师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作为职责的群体。在“教书”“育人”的两组平行概念中，并未强调两者的权重，但是在很多人文主义者看来，教师更为重要的是“育人”，“教书”只是通往“育人”的路径和工具。因而在中国传统的重“道”轻“术”的文化氛围中，“教书”也只是“术之技”，以至很多教育工作者将自己称为“教书匠”。

殊不知，一个好的“教书匠”首先要掌握关于“匠人”之技的一切，才能发展出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育人”之道。换言之，教师的专业之技除了实践的自身习得之外，更大一部分还应通过专业领域的阅读来拓展和吸收他人的有益经验，唯有如此，才能确立自身在数字媒介时代的教师专业性和合法性，并且由此走上真正的“育人”之道。因此，站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更能彰显出新时代教师阅读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这么说，没有教师的专业阅读就没有教师的根本成长。之所以强调专业，首先是因为教师这一职业自身所拥有的专业性属性，教育自身亦拥有学科属性。每一门不同的学科都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该领域的智慧结晶。它自身拥有一种完备的系统性，无论是文学、史学、教育学，还是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每一门学科都拥有自身的历史沿革、学科特征、研究路径、学术属性以及发展方向。换言之，每一门学科都拥有自身的专业底色。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专业的阅读来系统地习得这一历史文明绵延至今的智慧。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正是因为每门学科自身的专业性，才使其自身的存在拥有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当我们在谈论“新文科”的议题时，虽然要不断强调打破学科壁垒，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学科交叉，但是我们也应更加注重原本各学科专业之间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融通性，只有在建构各学科之间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才能真正在交叉学科的领域中造就出一些可贵的创新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今天更要强调教师专业阅读的重要性，因为教师的专业阅读是创新教育学的起点。

教师要进行专业阅读，个人以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教书”层面的专业性；二是“育人”层面的拓展性问题。何也？就第一个层面而言，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大职责，而从学校教育层面来说，课程育人是其实现育人目的最重要和最主流的渠道。然而，所在学科的课程必然要求教师进行专业阅读基础上的专业教学，故教师首先要进行本学科的专业阅读。以语文学科为例，语文教师应知道当前新高考改革大单元教学的相关知识，必须对语文新课标了然于胸。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语文学科的理解，理应将其放置在更为宽广的文学教育范畴来加以认知，而不仅仅是将其定义为“语言文学”。因此，语文教师还要进一步扩大自身的文学阅读，掌握必要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论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更有深度的专业教育，才能更好地引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和思想操练。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教师作为一个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准则的职业，务必要站在“育人”对象的角度，去主动加强关于班级管理、班级文化建设、后进生转化、家校共育等方面的教育学、心理学阅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我们必须认清清楚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其有自身独立的思想和存在价值，其成长性是我们有时所未能预测的。因此，我们只有进行最为广泛的阅读，从“育人”的视角去发现更多其他专业领域的可阐释性理论和可行性办法，才能更好地应对我们教育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数字媒介时代，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指征的技术革命，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入侵着我们的课堂教育和教育现场。在疫情时代的全面线上课，到如今智慧学校的加速推进，每次课堂的大数据分析都让我们深刻怀疑，学生作为数字孪生意义的载体，其生命的主体性和意义感的获得。诚然，在计算机课程普及的当下，学生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整合和有效学习的能力在与日俱增，而教师又该如何在一个信息完全透明，且自身教育的正当性、合法性

## 教师专业阅读如何升级

程志

性、权威性日益受到挑战的背景下去更好地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呢？让一些教师陷入了无以复加的焦虑当中。

古语有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虽然在千百年前就有此论，但是站在古典教育的角度而言，更多的是谈论师生之间知识的超越性问题，且更乐于见到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成长，强调的是时间长短与知识习得之间的必然性。然而，站在今天这样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视听阅读的包裹性早已呈现出一种过载现象，无论是其普及性、拓展性还是抵达率，早已超越了教师课堂所承载的内容。因此，教师的专业学科知识已经成为某种普及型教育，且这种教育内容和知识习得可以被超前掌握。那么面对同样的知识，教师面对学生该如何与抵达率更高的传播媒介竞争学生的知识认同感，并以此让教师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差异性呢？换言之，当知识内容高度雷同的时候，教师该如何捍卫自身站立讲台的合法性？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种误区，面对上述疑问，大多数人都将教师的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互联网所进行的学科学习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这里我们在谈论专业阅读方法之前，必须要让大家首先认识到教师传授专业知识与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它们之间并非“竞合”状态，而是相互融通的状态。因此，我们要要求教师进行专业阅读，就可以从更宽泛的专业视角和学科交叉的地带，引领学生看待同一个知识或者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阐释。而此时的教师专业阅读就体现出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加之，每个教师的个体生命经验的差异，面对不同的知识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便是面对同一个知识，不同的教师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差异性理解，这不仅不会让学生所学封闭起来，相反，还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教师的阅读不同于一般的阅读，它必然带有某种基于自身专业实践需求的客观性。因此，当数字时代来临时，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异化”，更为重要的是看到技术之于专业实践所带来的益处，正如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辛继湘所言：“……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可以把教学内容传输到遥远的地方，使人们不能亲临教学现场也能学到他们想要的知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既可以虚拟多种场景、化抽象为具体，使学习变得有趣和容易，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呈现更多信息，极大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技术的好处之后，作为始终乐于学习的群体，教师们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的教育技术素养和数字教学素养，因为只有不断地提升自我，才能在面对巨大的数字浪潮时不被席卷而去。(作者系南昌理工大学人文教育学院)

一线行动

## 把坚持读书当成一种“信念”

袁乃玉

近年来，瑶海教育一直重视读书工作，局机关和各中小学幼儿园先后成立了200多个读书共同体，逐渐形成了“领导带头读、教师主动读、学生喜欢读、家长参与读”的浓郁氛围。笔者结合近年来参与读书的经历，尝试解开区域阅读高地建设的密码。行之思之，原来我们一直把坚持读书当成一种“信念”，并始终相信选择的正确，相信坚持的奇迹，相信团队的力量。

2007年9月，我从合肥三十八中调到行知学校任副校长，与时任合肥市行知学校校长的徐文良一起，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反复的思考，确立了学校发展的三大支柱，即构建科学的教科研体系、引进一流的教育名师、成立促进教师学习的读书共同体。

2008年3月，行知学校读书研究共同体正式成立，包括我和徐校长在内，首批共同体成员13人。我们选择的第一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共同体规定，大家按照每天一条建议的进度推进，读书心得可以专门写，也可以在书上随手记下感想。每周三下午集中分享学习心得。每次确定3名主分享人，每人10分钟左右，其他成员每人2—3分钟。在3名主分享人中还要确定一名代表，整理大家的学习心得，在下周的大会上向全体教师分享。

开始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自己读得不够深，不愿意当主讲人，我们就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看谁抽“中奖”。渐渐地，大家变得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想讲，因此每次交流都要延迟结束时间。后来，为了方便大家，我们将每周的读书交流时间调整到周六上午，同样，到中午12点，甚至到下午1点多才能结束研讨交流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记得有一天，我接到市内一位专家的信息：“你们学校周武、周向荣二位老师，在全市中学教学研讨会上，以苏霍姆林斯基的理论为依据的评课，让省市数学教研员都赞不绝口，也征服了我们参会的300多名数学教师。大家都惊讶，名不见经传的行知学校，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教师?!”

是啊，2008年前的行知学校是公认的薄弱学校，要不是徐文良校长向区教体局立下军令状，保证会在2至3年时间内，让学校的质量大幅度提高，学校随时都面临着停止招生的命运。可以想象，当听到专家反馈的这个好消息时，“知行人”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那天晚上，我以《行知学校的“二周现象”》为题，在博客中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我大胆畅想，只要我们把“科研兴校”之路坚定地走下去，行知学校前景喜人，行知教师未来可期。

今天来看，行知学校“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已从一所薄弱学校发展成为一校八区，其中包括中学、小学2个教育集团，共有700多名老师、1万多名学生的航母级大校。当初学校提出成为“东方明珠”的发展目标也已然梦想成真。

我常常在想，一所薄弱学校成功“变形”的秘密是什么，答案或许有很多，但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有“因为我们选择了读书，并始终相信选择的正确”。

2013年，合肥市行知学校校长袁方正将读书共同体升级为行知书院，人人爱读书的氛围越来越浓。一群草根教师用“读书”书写了闪亮的“成长册”，这背后是什么？是坚持，是把坚持读书当成一种“信念”，而所谓“信念”，就是相信，然后念念不忘。

今年教师节前夕，一个青年教师在发给我的祝福短信中表示，走上工作岗位已有几年，一直觉得自己虽不甘平庸，但可能是自身悟性不足、努力不够，所以成长不快，几次参加赛课都成绩一般，感觉很惭愧……

我给他的回复是：“当感觉教学的进程举步维艰时，很可能是因为没有通过阅读引源头活水。此时，读书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一个人读书又未必有效，建议加入一个学习型组织。然后，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选择的正确，相信坚持的奇迹，相信团队的力量。”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